

PIAODANGDECHENAI

飘荡的尘埃

楚玉

I247.5
21132

3

飘荡的尘埃

· 楚 玉 ·



114818

江西人民出版社
480492

飘 荡 的 尘 埃

楚 玉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插页4 字数35万

1988年 2 月第1版 1988年 2 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 10110·497

定价: 4.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特色的长篇小说。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空军军官丁建国、张子骧回乡养伤，与教会女校学生卢仙白、蔡春红热恋。全面内战打响之后，丁建国丢下恋人卢仙白重回战场；张子骧不愿为国民党打内战毅然与妻子蔡春红留了下来。丁建国一去无音讯，卢仙白改名隐姓，抛下女儿丁小莉加入我南下大军，后与我军高级指挥员吕良东结为夫妻。“文革”中，张子骧儿子张敬尧与卢仙白女儿吕萍在大串联中认识并热恋，但因卢仙白作梗，酿成爱情悲剧。八十年代初，丁建国从海外回国寻找女儿丁小莉。丁建国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友张子骧的儿子张敬尧和自己的女儿丁小莉已是一对准备结婚的恋人。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九月十五日。

炽热的太阳高悬在天穹，毫不吝啬地把它的光和热，疯狂地泼洒到人间。大地蒸腾起一股强大的热浪。热浪是如此汹涌，如此猛烈，仿佛是片熔岩的大海，要吞噬一切，熔化一切。

一列涂满了标语的旅客列车，宛若一头在烈焰中狂啸暴跳的猛兽，在北方广袤的原野上，隆隆飞驰，向着那个沸腾的舞台中心冲去。此刻，谁也没有料到，中国这片广漠而又古老的土地上，正腾起一片冲天烈焰！人间的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忠贞与叛卖、诚实与欺诈、勇敢与怯弱、美与丑、善与恶……正紧紧地绞结一团，经历着前所未见的搏斗！

大地如同一只涅槃中的凤凰，在痉挛，在翻突，在呼号……

车厢里，热得象个大蒸笼。可是，广播喇叭里那嘈杂激昂的声音，却把车厢里的热度又陡然升高了好多倍。座位上，茶几上，行李架上，走道上，几乎每一处宝贵的空间，都为一个个年轻的躯体所占据。一张张年轻的脸蛋上，神情是那样的庄重，那样的虔诚，那样的幸福。一双双稚气的眼睛，好似炼钢炉膛前的一方窥孔，透过它，我们看到青春的烈焰，已被撩拨得冲天而起。他们虽然还只是天真的孩子，但是，他们并没有

觉察出自己的幼弱、稚嫩和渺小。并不觉得他们仅仅是一粒被狂飙卷上九霄的小小尘埃。从他们那殉道者的庄严神情上，似乎举起整个地球的杠杆，此刻就握在他们的手中。只要谁下个命令让他们去死，也会毫不犹豫，乐于从命的。

车厢左侧的窗口边，这时就坐着一个这样的青年。他虽然在大学读二年级，可是上唇上刚刚显露出一抹淡淡的茸毛。他的脸部轮廓和五官过于纤细，若是女孩子，这张脸蛋也许是很迷人、很有魅力的。然而对一个男子汉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据说，姑娘们是很有点鄙薄长得象她们似的男人的。只是当他有时微微蹙起眉头，那眉宇中间一条竖纹，才给他的脸增添了几分宝贵的男子气。总之，他的这张姐姐脸，加上没有成熟的躯体，使他在人们的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个刚上高中的毛孩子。

他出神地聆听着喇叭里传出来的喧嚣声，象松涛，象海啸，更象火山爆发。他肆意放纵自己的想象，让想象的彩笔去描摹那个沸腾的中心：庄严的广场，巍峨的城楼，伟大的巨人，红旗、人海、笑脸、泪花、呼喊、跳跃、昏厥……虽然，窗外的电线杆和树木，发疯似地向后闪去，但他还是嫌列车爬得太慢，太慢，他恨不得能插上双翅，即刻飞到那个岩浆进射的地方。

列车终于穿过丰台，直扑市区。车厢里霎时骚动起来，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行李架上跳下来，甚至从座椅底下爬出来，随即整理好也许是最简便的行装——几乎人人都是一只小小的军用挎包。他们拥挤着、躁动着，走道上水泄不通，焦灼与烦躁折磨着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这一切，都透露出他们还是一群缺乏耐心的孩子。这时，列车播音员用她那热情洋溢的嗓音，兴奋地宣布：“革命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

们，红色列车经过三十八小时的紧张驰行，已经把我们胜利地带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北京哪！……我们就要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让我们通过红太阳的亲切检阅，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燃遍五大洲四大洋……让帝修反和一切牛鬼蛇神在熊熊的烈焰面前发抖吧，我们将满怀革命的豪情迎来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列车在这慷慨激昂的演说声中驰近一个古旧的车站。

听声音，列车播音员大约也很年轻，然而，她却不失为一个天才的演说家。她的演说是那样震撼人心，那样富有感染力，煮沸了无数青年的热血。列车上的少年男女，完全被她的话所陶醉，以至列车终于靠了站也不觉得。

不过，也难怪大家愕然。因为这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个宏伟的十大建筑之一呀！谁能拿得稳这不是又一次临时停车？直到列车员打开车门，告诉他们这就是北京永定门车站时，这才如梦方醒，一窝蜂似地磕磕碰碰往车下挤。

那个长着姐姐脸的青年脚一落到月台上，仿佛觉得身子还在跟着列车行驰，脚下轻飘飘的，禁不住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在月台上。他稍稍定了定神，就挤进人流兴冲冲朝出口涌去。

这时，太阳已经转移到西边一排排苍翠的古柏梢上。可是，热气仍很炙人。车站小小的出口处，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人人都怀着朝圣者般的狂热与欣喜，迫不及待地朝前挤，往前挪。人群腾挪得本来就很慢，可是不时还有几个人使劲往回挤，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惊惶、疑惑、羞愧和痛苦的神色，一个瘦高个儿的姑娘，埋着头哭出了声。怎么回事？人们又惊又疑，可是，谁也来不及去细想。在那样的日子里，世间的一切都在瞬息万变，容不得人们去细想，去品味，去瞻前顾后。

人们甚至对他们破坏了进行的秩序和耽误了出站时间而啧有烦言。对这些性急的孩子来说，这点点不耐烦，算是够斯文的了。在那种年月，象这类细腻的感情，一般都是忽略不计的。这也许是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神圣的中心，因此都不大敢轻易破坏这种神秘而又庄严的气氛。

妞妞脸也被人流裹挟着，继续朝出口涌去，谢天谢地，总算到出口了。他侧身刚要挤出栏栅，忽然，有一只手轻轻落在肩头。他猛一抬头，面前立着一个高个子少年。少年的个头虽很高大，可是那张血色很好的脸，同样天真无邪。呵！他也是个道地的孩子。不过，所不同的是，少年的脸上荡漾着一泓异样的光波，这是那种居高临下，俯视一切的幸运儿才具有的特殊光采。他的左右一溜排开十多个少年男女。天气虽然很热，可是他们身上清一色洗得发白的军装，头上的军帽，腰上的皮带，都装束得一丝不苟，就连左臂上的袖章，也比一般的来得宽大，上面赫然印着××区纠察队的字样。在这群疲惫不堪的朝圣者面前，他们显得英气勃勃，宛若鹤立鸡群。这也难怪，不说他们那种颐指气使的气势，光凭这身行头，就不知要挑逗起多少少年男女的渴慕和热望。人们也许会纳闷：不就是一套旧衣服吗？扯上几尺黄布照样儿做一套不就得了！然而，妙就妙在这里，世上再高明的裁缝，也剪裁不出它的神韵来。它如同动物身上的皮毛，与动物本身连为一体，它自己也具有灵魂和生命！这道理，从事古董交易的人多少能附会得点出来。

妞妞脸茫然地盯着高个子，怯生生，手足无措，一股难以克制的自卑感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高个子嘴巴撇了撇，用手上的皮带指了指出口处正面竖着的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两行大字：“不准狗崽子们游山玩水，立即滚出首都北京！”高个子左眉里长着颗漂亮的大黑痣，古老的相书上给这种痣起了个高

雅而又富丽的名称——“草里藏珠”。这也确如一颗熠熠闪光的黛色珍珠，它使少年本来就十分生动的脸，平添了一种天然的高贵，这种略带嘲讽却又满含怜悯的高贵，是那种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才能具有的。

“谁是狗崽子？”姐姐脸终于明白过来，忿忿地问。

“不是，好的。可您有这个吗？”少年抬抬左臂，平静地说道。

袖章，鲜红的袖章！这一光荣的象征。没有，他是没有！在学院里，这东西十分神圣，除了工人、贫农、下中农、烈士和干部子弟，别人是不敢企望的。这小小的一圈红布，是清白或光荣的家族历史，是洁白或令人羡慕的社会关系，是自己光明前程的总和，是我们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新的等级标志。但他内心并没感到不平。因为在他看来，这都是完全合理的。那些人的家族，在旧中国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他们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他们是国家的功臣和栋梁，理应受到整个社会的感激和崇敬。他甚至把那一圈鲜艳的红布，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目标来追求。只要一看到它，他就会更加深刻地解剖自己，更加痛苦地改造自己，更加坚定地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出身，更加虔诚地皈依无产阶级，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他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完成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会被这支光荣的队伍所接纳，也会享受到佩戴袖章的殊荣！

是的，他一直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是条康庄大道。他不是狗崽子，也决不做狗崽子。甚至，在内心深处，他早就把自己列入了光荣的红色行列。

可是眼下，他的虔诚，他的热情，他的带点巴结的友好之情，却被这些战友们冷落了，他心里真是又羞又急。

“我也是来接受检阅的呀！”他可怜巴巴地说，眼泪都差点儿流下来了。

“接受检阅？您？不配！”少年左眉一挑，嘲讽地说。“也不撒泡尿照照您那模样儿。您呀，还是靠边让让吧。”

穿军装的少男少女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在他们看来，这位狗崽子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一个多么不合身分的非分之想呵！

这不再是不理解而是对人格的侮辱了。姐姐脸猛然觉得全身的热血都挤向了喉头，他呼吸急促，浑身战栗，原很温顺的两眼闪射出野兽般的凶光，牢牢逼视着那张从容不迫的脸，还有那颗叫人难以忍受的黑痣，黑痣在眉毛里微微移动着，使那张脸更富于嘲讽和挑逗。姐姐脸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埋下头，往里硬冲。但是，就在同一瞬间，他觉得眼前闪过一道弧光，左颊接着一阵灼痛，他急忙伸手一摸，啊，血！殷红、温热的鲜血！高个少年同时收回带铜头的皮带，动作是那样干净、利索、准确、神速。

“狗崽子，想翻天？”少年怒容满面，却仍然镇定自若。

“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少男少女们齐声高唱，对姐姐脸跺着脚。

姐姐脸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登上二号站台，爬进那列南去的列车的？车上大都是象他一样被轰出圣殿大门的可怜虫，周围全是一双双失神的眼睛，一张张沮丧的面孔。他就象突然从高高的云端摔落下来，掉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他终于发觉，他在心灵深处为自己精心构筑的神圣殿堂被这一鞭击得粉碎，那种通过脱胎换骨改造可以获得的平等待遇纯属一厢情愿，再虔诚的皈依努力也是徒劳。本来认准了的路，忽然之间消失了。他顿时深深陷入迷惘之中，分辨不出方向……

伤疤，并未给他的容貌造成太大的损害，相反，倒给他线条过于纤细的脸庞，增添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勃勃英气。不过，心灵上的伤痕却刻得太深，太深了，它要经历多少血与泪的洗涤，多少痛苦的自我剖析和多少心灵的抚慰才能愈合起来的啊……

第一章

1

傍晚，吕萍一跨进院门，就感到家里同往常有点儿异样。西厅黑乎乎、静悄悄的，没有传出刺激感官，紧张而又嘈杂的迪斯科舞曲。她纳闷了，弟弟居然放弃这么一个宝贵的周末，这对他来说，真是难得的慷慨大度。不过，她很快又醒悟过来，准是爸爸回来了。可不，二楼书房的窗口，已经透出一圈荧荧灯光。

她刚踏上台阶，只见弟弟一身港客装束，一阵风似地从门厅撞出来。

“波波，又到哪儿疯去？”姐姐问道。

“哦，‘八叉佬’正查问你哩。”吕波没有收住脚步，只是竖起拇指，朝肩后指了指。

“八叉佬”是弟弟他们赏给父亲们的专用名称。虽然他对姐姐的问话答非所问，然而却证实了爸爸确实回来了。这是爸爸近年来第一次下去这么好几天，她时刻都惦记着他的身体。那天临动身，她还一再交待大老刘，车别开得太快，别忘了检查氧气包。她深知爸爸是个急性子，而且近来越来越急躁。不过也难怪，这十多年来，他丧失了两样最贵重的宝物——岁月与健康。这是无论如何也追讨不回来的呵！

“嘻嘻，你姐姐怎么老是这副样儿？”雪杉后面忽然传出

一个姑娘的吃吃低笑声。

“啥样儿？”弟弟的声音。

“小老太婆呗！看起来，她比鲁阿姨还老。”姑娘放肆地拿她和她的母亲做了对比。

“嘻，她是咱家没长胡子的马克思，‘八叉佬’对她可器重了。不过……她呀，不幸得很，和姐夫表面上好象是天生的一对儿，其实嘛，同床异梦，一点儿也不热乎。见过我姐夫吗？嘿，可帅哪！”

“咱们快走吧，小炮家的舞会说不准早开场了，听说今晚还邀了个广州来的迪斯科大王……”

吕萍无声地叹了口气：“醉生梦死的一代！”她感慨地摇摇头，踏上二楼，轻轻推开父亲半掩着的书房门。

父亲深深地埋在沙发里，正在闭目养神。松弛的眼皮沉重地耷拉着，给他日见苍老的脸增添了几分倦容，听见门响，他才懒懒地睁开眼睛。见是女儿进来，他的目光倏然一亮，他的眼神充满青春的活力，与他一脸的倦容，恰成强烈对照。他以慈祥的笑容招呼着女儿，看来，他的心绪很好。

“爸爸，这次下去收获一定不小，瞧你喜的。”

“是的，感触很深。”父亲感叹地说，“再不认真解决好交接班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要犯历史性错误喽。”

“这次接触到不少优秀干部吧？”

“考察了几个，基本满意。其中有一个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十年动乱吃过不少苦，水平很高。外表看上去也很庄重、老成，是个好苗子。我把他带回来了，先放在办公厅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让他主持一个方面的工作。嘿，伯乐伯乐，其乐无穷呀！”

爸爸一谈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有时不乏一

些箴言妙语。

“爸爸，长相也是你们选拔干部的标准？”女儿打趣说。

“哈哈，不，不！不过这倒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你是学文的，总该记得孟子说过：‘胸中正，则眸子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在气质，总会表现和反映出来的嘛。我认为孟子的这个观点，是很有点儿辩证法的。你们这些摇笔杆子的，不也爱把人的眼睛描绘成什么心灵的窗口呀什么的，一回事儿嘛，呵？哈哈……”

“你真是个大杂家，爸爸。每次辩论，我都不是你的对手，这次我又甘拜下风哪！”

父亲高兴地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大抽屉，取出一大本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文稿，挨着女儿坐下，一边把文稿递给她，一边说道：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这个回忆录，我反复看了几遍，总的来说，是篇成功的作品。到底是女儿写自己的父亲，有很大的优势，如果换个其他什么人，首先这种感情就没办法表达出来，确实写出了我吕良东的本来面目。建国前的战争年代那段经历尤其写得精彩，虎虎有生气，真的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连我自己也受了感染。相对而言，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浩劫那部分，比较……唔，怎么说呢？稍微干瘪一点吧，感情色彩也来得淡了点儿。我原以为这些都是你经历过的，会写得更生动些。”

“我可是投入了全部感情来写的哟，爸爸。”女儿有点不服气地插进来说。

“我不否认你的感情，只是还有个浓淡问题。譬如说，‘八·四’事件，那两个小小的插曲，多么富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带点传奇色彩，不仅我本人终生难忘，就是子孙后代也不

应该忘记。”

女儿霎时仿佛被回忆的大网猛然罩住，脸上露出一丝怅然若失的神情，其间还掺和着一缕淡淡的哀愁，愁情虽然淡得叫人难以觉察，但还是没有逃过父亲锐利的目光，于是他赶紧话锋一转，继续说道：

“当然，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只要稍加润色便能完善。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有关你妈妈……三十年来，她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不讳言你妈对我的影响，某些方面还很大。当然，这都是有益的影响。在我回忆录里，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实事求是嘛。所以我觉得不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整个作品就显得有点儿残缺不全，就这样拿去发表，我觉得有点儿遗憾。你有什么看法，谈谈吧，因为材料的具体组织还是要靠你的呀。”

“妈妈会同意吗？她是从来就不大愿意谈论自己过去的。”

“她的可贵之处就在这儿。她天生就有一种进取精神，一股向前看的气概。‘文革’那阵子，有人想在她的出身上钻空子，捞稻草，结果怎么样？那帮先生反倒帮了她的大忙，说出了她清白出身和斗争品格。至于你妈自己，她倒是泰然处之，没有半点炫耀自己的意思。”

“可是妈妈进京开会了……我总得等她回来征求一下她本人的意见。”

“傻丫头！我说了还不行？分社那边我跟老孔打了招呼，你就抓紧跑趟临江吧！你妈原是个小人物，加上现在上年纪的人健在的不多了，采访工作一定困难不少，好在你是个有经验的记者了，相信能把你妈的历史写好。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启程？”

“要走明后天就走。”

“不必这么匆忙嘛。”父亲赞许地点点头。忽然，他又象想起了什么，慈爱地问道：“苏军有没有信来？”

女儿嘴边的笑纹悄然而失，她不由自主地勾下了脑袋。父亲也敛起笑容，轻轻叹了一口气，安慰女儿说：

“人家在国外深造，也够紧张的。你要顾大局，识大体，应该谅解他。”

“爸爸……我什么也不在乎。”女儿凄然说道。

她向父亲道过晚安，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夜，是那样静谧，静得如同是太空间另外一个神秘的星球，只是远处调车场偶尔传来一两声机车汽笛的鸣叫，才象是远远提醒你并没有羽化而去。吕萍睁大着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成眠，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死死缠住她，弟弟和他女友的话，宛如一柄小小的橡皮锤，一次又一次地敲击着她的心扉，痛吗？不象。痒吗？也不象。渴望吗？有点儿……可是并不强烈。无动于衷吗？是的。可为什么又会产生这难耐的孤独感？此刻的心境，连她自己也形容不出来。

她试着在床上紧张了一下肌肉和筋腱，黑暗中，她仍然感觉得出自己健美的肉体——圆润的胳膊，强健的双腿，富有弹性的胸部和紧绷绷的腹肌。胸膛下心脏在有力地搏动，血管里热血在呼啸奔腾。她甚至还隐约感觉到她的充沛精力，宛若一粒撒在肥沃温床上的种子，在发出哗哗剥剥的爆响，似乎随时都会把她的躯壳炸得粉碎。她的心中蓦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欲念，一种摆脱孤独和渴求爱抚的欲念。她想象着温存她的人，是那个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那个吗？不是！那他是谁呢？她自己也不清楚。真的说不清？不！她明明知道又在欺骗自己，折磨自己。每当她不幸陷入这种挥斥不去，排遣不开的渴望之中，就会有一种遥远、朦胧、恍若隔世的痛楚与烦躁牢牢将她攫住，

叫她挣扎不出，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不知又过了多久，她依稀听见由远而近的轻便摩托声，然后又又是死一般的沉寂。

2

小客轮宛如一只乳白色的大天鹅，慢悠悠地游弋。初春的鄱阳湖以它那坦荡的胸怀和刚刚苏醒过来的热情，拥抱和嬉弄着这只“天鹅”。

湖上的寒风钻进船舱，伸出它冰凉的手，从人们的领口里，袖筒里探进去，恶意地搔摸着。船舱里的乘客一个个弓起背，缩起脖子，不时扭动着身子，仿佛在竭力躲避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见到这些愁眉苦脸的乘客的狼狈相，吕萍不由自主地笑了。这些南方人，娇嫩得就象蛋壳里剥出来的似的。湖风刮在脸上虽有几分力量，可是在吕萍的感觉中，风中的成分更多的却是温暖、湿润和亲切。她甚至觉得身上的羽绒衫都有点儿开始发沉。当然，她并不是头一次来南方，可是，过去她所领略的，似乎都并不令人愉快——难以言状的炎热，没完没了的梅雨，室内室外气温一样的寒冬……特别是那乍暖乍寒的暮春，粘乎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她曾不止一次发过这种傻想：南方人温顺柔和的品格，莫不是这特殊的气候陶冶出来的？

她的眼前就有这么一对活证：这大约是一对新婚夫妇，男的细挑个儿，白净的尖脸，一双温顺的眼睛。姑娘的头枕在男的怀里，身子蜷曲，侧身躺在坐椅上。这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乍看去象个孩子，不过造化却十分珍惜这块有限的材料，对她很费了一番精雕细刻的功夫。她的皮肤十分细嫩，宛若初放的桃花。蓬松卷曲的黑发下，一对大眼微微阖着，长长的睫